

太湖文史資料

第一輯



《太湖文史资料》编印说明

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各级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也是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惠及后代的光荣事业。邓颖超主席最近指出：生动、具体地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是很重要和急需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我县地处大别山麓，在晚清、北洋、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历史发展曲折复杂。二十年代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有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为革命奔走并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史料相当丰富。我们将努力进行征集，做好“抢救”工作。

本期有县政协委员和革命干部、其他爱国人士等撰写的亲身活动回忆录和对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调查访问记，既反映了革命英雄业迹，也揭露了日军侵略我国和国民党反苏派压迫人民的罪行。史料较为真实，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三爱”教育的有益材料。

其中海会寺史话，经初步考证，可作历史借鉴。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在百忙中应约为本刊题写刊名，是对我们创办此刊的极大支持。

此刊物供内部阅读，发给本会委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希望各方面的读者积极提供资料，协助我们开展此项工作。

首次创刊，难免有错，如有发现，请予提出，以便改正。

汪金满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新四军第五野战医院回忆……王新华口述 廖祖和执笔	(1)
吴生禅烈士革命事迹追忆……………王新华	(10)
李英同志在太湖坚持游击战片断……………甘德根	(16)
日军在桃铺犯下的罪行……………叶 荣	(22)
太湖县动委会的组成和了局……………王受年	(24)
渡江之前一侧……………李金满	(26)
我父亲黎立武掩护革命干部纪实……………	
……………黎本良口述 周幸芳整理	(30)
血染荷叶塘……………曾 显	(34)
我所知道的隆武功……………王雅贵	(37)
海会寺史话……………徐慧源	(42)

新四军第五野战医院回忆

王新华口述 廖祖和执笔

一九四二年二月，组织上将我从鄂皖区蕲太英边区军民联合办事处，调到鄂皖边区直属大队部的后方医院做看护工作。这个医院的正式番号是新四军第五野战医院。蕲太英边区都属这个医院领导。

自“皖南事变”后，日伪勾结，国民党媚日反共，日本鬼子几乎将全力对付我解放区和我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处在非常严重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前线和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实行了政治、经济封锁。这个医院虽说是野战医院，论医疗器械和药品，连今天的农村大队的医疗室都赶不上。但在当时，这个医院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却是很大的。

(一)

二月的一天中午，天气还很冷，我和护送我到医院的新四军战士来到了湖北省广济县艮山脚下的一个小村上。这就是第五野战医院的临时所在地。在一个农民家里，我将组织关系和其他手续交给医院指导员余艮桂同志后，院长袁立三同志就开始给我介绍医院的基本情况。未来以前，我心想这个野战医院一定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医院。听了袁院长的介绍，使我大吃一惊。医院除警卫班的战士外，只有院长兼医生的袁立三同志，勤务员兼看护员的王保安同志，医师兼看

护员的张克和老曾同志，加上指导员余艮桂和新来的我，共六人；医院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医疗器械，有一点也是自制的土家伙；药品只有点红汞和自制的草药，连包扎伤口的白纱布也少得可怜；病房就是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农民群众家的床铺。袁院长介绍完，风趣地说：“小王，这就是我们的第五野战医院。从今天起，你就是医院里的看护员了。”过了一会儿，指导员余艮桂介绍了医院周围的敌我双方的情况。医院坐落在广济艮山脚下长江边上。江西边是沦陷区，鬼子的碉堡楼象竹笋一般林立；东边是广济县，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据点遍布。医院就在这块狭长的游击区内伸出鬼没地存在着，为医治保护好伤员，不但要对付日军的扫荡，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国民党军队民团的突然袭击。环境的复杂，任务的艰巨，困难的程度，就在当时鄂皖边区根据地中也是很突出的。余指导员讲完后，看看我激动得红晕的脸，问我怕不怕苦，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麦子还是青苗苗，农村中除地主外都没多少粮食。我来医院时，医院将有限的经费买的粮食也是十分紧张。为了保证伤病员的生活好一点，医生和看护员都经常只吃青菜、野菜、粥之类。到医院第二天的早晨，袁院长叫我给安顿在村上张家祠堂的重伤员送的是大米饭，而我们大家却都围在一个农民家里的饭桌上吃藕合粥。吃饭时，医生和看护员个个谈笑风生，津津有味，好象是参加什么宴会似的。为照顾新来的我，袁院长特地盛一碗白米饭给我，我内心不知是感激，还是羞涩。饭我没吃，还是和大家一块吃稍微咸了点的藕合粥。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池塘盛产藕。

早饭后，全院的医生和看护员又上了救死扶伤的战场。我随着袁院长走进了张家祠堂的大门，只见用四面大晒簋和

五块大门板支起的九张病床上，躺着几个重伤员。伤员们低沉的绞人心肺的痛苦呻吟声，使我泪湿了双眼。我问院长为啥只有这几个伤员，他说轻伤员都伤愈归队了。紧张的护理工作开始了。医师、看护员每人负责一个伤员的洗伤口、换药、包扎等手术。我从来未学过医务和护理工作，只得跟在院长身后学习。伤员的伤势，各式各样。有头、鼻、嘴、耳、脸上的枪伤、刀伤，有大小腿、胳膊的折断、碎裂，还有胸、腰、腹部的枪伤、刀伤。看到这许多伤势，我仿佛看到了伤员们在战场上与敌人英勇搏斗的惊人场面，从我眼角里流出的泪珠，闪烁着对英雄们无限钦佩与敬仰的光泽。我不知是想一下子把护理工作学会，还是想看看每个伤员的伤口，便情不自禁地走到每个伤员病床前。看到医生、看护员们专心细致地给伤员洗伤口、换药、包扎，双手是那样的轻，又是那样利落，但神情是那样的肃穆而沉重，和那重伤员忍耐着巨大疼痛的坚毅的面孔，没有多少区别。我想因缺药缺设备使伤员增添痛苦，对医生来说，内心的痛苦不比伤员轻。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鄂皖边区大队部决定从各根据地招收十八名男女青年到医院学习看护工作。招来的这些生龙活虎的青年中，有两名是女的，大的不过二十二岁，小的刚满十六岁。一下子，医院里的生力军扩大了三倍。袁院长和老曾同志、张克同志的工作量随着增加了几倍。张克同志是新四军第五师张团长的爱人。她不但是我们几个女看护员的医师，更是我们的老大姐和知心人。

白天我和十八个青年一起，在院长和三个医师的领导下，学习护理伤员，而且要在紧张的工作中抽出一定时间集中听院长和医师们讲医务护理知识课。我们不但要护理伤员的伤，而且还要给伤员烧饭，为重伤员喂饭、接大小便、洗

衣服。晚上，不是听袁院长、余指导员上政治课，就是开讨论会、生活会。在看护员中，连我只有三个党员，我被任命为党小组长。在每天的支部汇报中，基本上都是护理员精心看护伤员的事迹。很少有工作失职的现象。工作是这样紧张繁重，但是秩序井然；生活是这样的艰苦，但每个人的情绪都十分高昂，从未听到有谁叫声苦和累。袁院长和三个医师；不但要精心治疗伤员，还要耐心地给我们护理员上医务课，传授护理技术。晚上他们要查伤员，查我们护理员的学习成绩。他们比我们看护员还要辛苦十倍。但从未见他们中有谁有过半点怨言，他们好象天生就不知道疲劳。特别是袁院长，他当时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他既是院长，又是有一定技术的医师，又是护理员，又是我们的老师，战斗中还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指挥员。他的长个子由于瘦，显得有点过分长，但却使他的行动更加敏捷。黑长脸上表情总是那么严肃冷静，与他那温存和蔼的语气有点不相称。他对待伤员和同志们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袁立三同志是大家敬畏、爱戴的老院长。

(二)

一九四二年七月间，鄂皖边区大队部由大队长黄世德同志率领，在湖北蕲春县曹家河与日本鬼子激战了整整二昼夜。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回到了湖北广济县。一天早晨，袁院长和余指导员集合了全院医师、看护员和警卫班的战士，宣布这次打垮日军的胜利消息，并组织担架队和我们去接我军的伤员。我当时不但为我军打了胜仗而兴奋，而且为能马上接受新的任务，好象战士即将奔赴战场一样，心情非常激动。到达目的地，只看见新四军战士们，都背着日本鬼子

的黄呢子大衣和一色的日本武器，后面还押着八、九十名日伪军俘虏。这次战斗，我军也有八十多名伤员，其中还有两名连长。为了应付日伪军的突然袭击，连原先的共一百多名伤员只能分散在十几家可靠的农民家中。看护员每人要护理四、五个伤员。院长和三位医师巡回医治。

当时，医院药品十分短缺，一担农村用的二尺来长、一尺五寸宽和高的木箱就是医院的唯一的药房。伤员急增这么多，药品就更显得缺少了。怎么办呢？没有消毒剂，就用盐开水；没有止痛药，就用猪油配草药代替。仅有一点衣克度明酸和红汞药水等，还要留给重伤员用。有些需要动手术取弹片的伤员，没有止血药，就用压迫止血或中草药仙鹤草代替；没有麻醉药止痛，就靠伤员们钢强的意志。一条布绷带用到成了“丝瓜络”才换一条。

一次，我随袁院长给一个姓李的伤员动小腿切除术。身材高大的小李，在战斗中打碎了小腿骨，由于天气热，伤口已发炎腐烂。手术中只有一把旧手术刀，和一点红汞药水，缝合是用绣花针和一般的丝线消毒后代替，靠压迫止血止血。手术中，小李的脸绷成了铁青色，双手握紧另一个看护员的手，头上的汗珠有蚕豆大，嘴唇咬破了，但他始终没有哼一声。手术后，那个被握紧的看护员的手出现了几道血印。我不声不响地流下了眼泪，用模糊的双眼看着小李，他仿佛是一座小铁塔。

有一个姓丁的青年战士，被炮弹大面积烧伤，由于缺少药品，连紫药水都没有，最后伤口恶化。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住巨大的疼痛，在体温达到40度时，神态迷糊中，口中还不迭地叫把药品用到其他伤员身上。一天黄昏，袁院长和医生、看护们庄严地在他的病床前脱下了新四军军帽。有不少

的重伤员，由于药品严重缺乏，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

由于日伪军不断地袭击鄂皖边区大队部和新四军第五野战医院，因此，我们医院在一个村子，最多只能住半个月左右，有时两三天就得换一个村子，敌人进攻时就带着伤员上艮山分散隐蔽，敌人退了又回来，就这样和日伪周旋。遇上小股敌人，医生和看护员配合警卫排消灭他们，遇上大队敌人，就游击回避。

记得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的一天，从广济过来一支国民党军队，傍晚妄图突然袭击医院。当他们快要逼近医院驻村时，由于事先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医院没有做好马上转移的准备。袁院长和余指导员迅速集合了全院人员，进行紧急战斗动员，袁院长说：“到了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了！我们态度是，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让一个伤员落在敌人手中！”余指导员也向武装警卫排进行了紧急动员。随后，在武装排的掩护下，趁着天黑，先将伤员送上艮山，每人带领三到五个伤员不等。我带了三个伤员在一个农民的帮助下躲进了艮山的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小石洞里。半夜时分，袁院长夫妇和勤务员王保安找到我们的小石洞。袁院长和医生们可能是分头检查伤员的隐蔽情况，由于我这小石洞较偏僻，到半夜后才找到。我们七人就在小石洞里住下了。第二天，伪军上山搜山，艮山松林青槎茂密，没有搜到一个伤员和战士。但伪军改变了平常搜不到就撤退的作法，竟在山脚下的医院所在地的村子里驻了三天。由于紧急转移，来不及筹备粮食，我们石洞里的七人和全山伤员、战士一样，整整饿了三天。在第三天伪军撤走后的下午，饿得歪歪倒倒的战士和我们才把伤员送下山来，回到医院驻地。回来

检查人数，发现有几个伤员因缺药断食而停止了呼吸。

(三)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主席的教导。确实，当时的第五野战医院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医院就一天都难以生存下去。当时我们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之中，环境极复杂，任务艰巨。医院每转移到一个地方，以党的抗日政策，以铁的纪律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以党的统战政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式，争取了地方较进步的国民党内部的官员和士绅；我们甚至还利用地方上青红帮组织为抗日医院服务。所以，医院里的医师和看护员还应该是战斗员、宣传员。

医院不论到了哪个村子，了解清楚各方面情况后，贫苦的农民群众，就和我们成了知心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他们吃一锅饭菜，睡一个床铺。空余时间，我们还帮他们劳动，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农民把我们看成了他们的依靠，象待亲人一样待我们。有一次一个青年看护员在房东家拿了几斤藕给伤员做菜未给钱，遭到袁院长和余指导员的严厉批评，补付了钱款，并向房东做了检讨。房东是个贫苦忠厚的农民，一家三口人，老俩口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事后，房东老头要把钱退给我们，并含着眼泪说：“你们新四军是真打鬼子，是为老百姓的队伍，从未吃过我们的东西，这点藕给伤员吃还要钱，我心里过不得啊！要是那些鬼子和刮民党（国民党）在这里，别说一点藕，人都不得安宁。天下要都是你们这样的好队伍，老百姓不吃给你们吃也情愿。”

这个村子里有不少农民经常到广济县和其他村镇卖自家出产的土山货，换回灯油食盐小日用杂货。一次，那房东的

儿子出外卖山货，路过国民党据点时，听说伪军要进攻良山，他忙挑回来未卖完的山货，及时向医院报告了这个重要消息。正好与组织上得到的情报一致，医院马上顺利地转移了。后来伪军扑了空，使医院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有段时间，医院里的药品与经费面临枯竭的境地。要搞到药品和经费，必须通过鬼子占领的沦陷区。一天夜里，没有月亮，天黑得伸手不见掌，袁院长带领看护班两个男青年和两个女青年，还有警卫班全体战士，我也在其中，慢慢摸到广济县江边叫乡天锅的大山脚下。江边日本鬼子的碉堡楼的电灯象灯笼一样在夜空中闪烁，江心鬼子的汽艇不时传来汽笛声，还能听到碉堡楼里鬼子粗野的说话声。走到江边一个村子中的高檐大门前，袁院长轻轻敲了敲大门。开门的老头就是当地的夏保长。他见我们一律便衣打扮，吓得魂不附体。袁院长先用党的政策教育他，指出他应走的路，最后说明我们的来意。夏保长确信我们不会带走他，就满口答应为我们办事，并说愿为抗日效劳。袁院长机智巧妙地向他布置了任务，说了声三天后再见，就和我们一起出了大门。这一次行动干净利落，有理有节。后来，这个夏保长确实为医院提供不少日伪军的情报，办了许多他可以办到的事，是当时的“两面”保长之一。

一九四四年深秋，鄂皖边区大队部又将我从新四军第五野战医院调到蕲东县委机关工作。虽然离开了医院，但两年多的医院工作，和与院长、看护员、警卫战士们的同肩战斗生活，还历历在目，铭刻在我的心里。那里的广大善良、忠厚、勤劳的农民群众，离开他们，就象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姊妹一样难分难舍。院长、医生、看护员们那忘我的工作精神、钢铁的意志、火一样的阶级感情，伤员们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还时常使我兴奋得彻夜难眠。我永远忘不了那日日夜夜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医院的野战医院，在那种恶劣环境下，仅我在的二年多时间里，治愈归队的伤员就数以千计。这简直是奇迹，难以使人相信。然而，只有共产党人这样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能创造。

一九八二年十月



吴生禅烈士革命事迹追忆

王新华

至今，每当想起吴生禅同志，就教人激情满怀。一九四一年春，在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中，我参加了鄂豫皖边区根据地蕲太英边军民联合办事处的革命工作。当时，吴生禅同志就是办事处党的老交通（联络员）。后来，我耳闻目睹了许多他为根据地勤勤恳恳地工作，与日军、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争的事迹。现在想起吴生禅同志，好象是昨天的事，他仿佛还活着。每当想起他，就不禁被他的精神所振奋，为他的牺牲而悲痛。

吴生禅同志和我是同乡。一九〇五年六月他出生在太湖县玉珠畈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家人靠熬糖、做挂面过日子，苦得象黄连树上挂猪胆。一九三三年，他的父亲吴高元和叔父吴高留，在太湖被国民党抓住，以“通共匪”、“窝藏红军”的罪名被杀害了。他另外两个叔父吴高奎和吴高双，于一九三七年被国民党抓住，以“红军探子”的罪名，在望天马嘶铺活埋了。父辈兄弟四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激起了吴生禅强烈的阶级仇恨，他决心为穷人的翻身解放斗争到底。

吴生禅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是担任党的交通联络工作。他主要活动在边区太湖范围的玉珠畈、桐山、将军山、望天马嘶铺、弥陀寺、界岭、野鸡河等地区，为当地的红军游击队输送情报和给养，向当地地主、绅士筹借钱粮

等。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十四年中他四次被捕，坐牢房，受酷刑，从未向敌人屈服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英雄气节。

第二次被捕

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夜晚，没有月亮，玉珠畈花元河对面大山上，茂密的松树林中，身穿黑土布破衣，肩上背着搭联的吴生禅，从山腰隐蔽的石洞中走出来。玉珠畈是“国统区”，到处是国民党的自卫队，白天活动不方便，为了安全，他在玉珠畈的多数日子，都住在这个人不知鬼不晓的石洞里。吴生禅下山后，沿山脚花元河走进河边小屋场，准备回家看看，他已有两个月没回家了。进门后，母亲、妻子十分惊讶，八九岁的儿子礼簇也瞪大眼睛看着他。妻子占氏忙从灶口端出热乎乎的菜粥给他。母亲撩起腰上的破围裙擦了擦眼泪，对他诉说家中的艰难，告诉他自卫队怀疑他是“红军探子”要抓他，并几次到家里来威吓，说着泪如脱线的珍珠掉下来：“的伢，民国二十二年，你父和高留叔就是让他们捉住，说是‘红军探子’给枪杀了，家中只剩下你。你走了，靠你媳妇熬糖过日子，保甲门捐税又重，礼簇还小，你再有个三长两短，我指望哪个呀？”吴生禅明白母亲的心，敦厚孝顺的儿子心里挺难过，但他立即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上的情报是比生命还要重的，这些母亲都不知道，眼下也没功夫过细地向母亲和妻子讲清楚，他含着泪放下吃完粥的碗，对母亲也是对妻子说：“姨（称呼母亲的方言），我就是为父报仇，替穷人伸冤，你放心，他们抓不到我。家里有媳妇好好服侍你，我会时常回家看望你。”妻子占氏也在旁边劝慰母亲一番，又去舀水给吴生禅洗脸，好让他好生

歇一夜。吴生禅拦住了妻子，说有急事在身不能在家过夜，说着抱起儿子礼簇，握握锯齿般裤脚下面的一双脚，对儿子说了声要听奶奶和妈妈的话，就放下儿子跨出了家门。他的身影已消失在漆黑的夜里，他母亲、妻子和儿子还在门口长久地望着。

吴生禅紧了紧白布腰带，摸摸缝在衣襟上的情报，大步流星地朝着新春方向走去。路过何家铺时，天麻麻亮了，模糊可见路边的屋场。突然，屋场的一只狗叫起来，接着其它狗一齐叫起来，惊醒了何家铺碉堡里的自卫队。他们分三路朝吴生禅包抄过来。他看情况不好，马上吞掉情报，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前走。自卫队抓住吴生禅，如获瑰宝，押回碉堡。吴生禅知道敌人没有抓住把柄，便一口咬定是走亲戚借钱的。到点灯时分，自卫队将拷问半天的吴生禅押到刑房里，把他吊在屋梁上，用木棍将他打昏了。一瓢冷水浇醒过来，再用饭碗粗的栗树杠子，两人分头踩在吴禅的膝盖和小腿之间，杠子不断滚动。膝盖骨在吱吱炸响，吴生禅高叫几声，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又昏了过去。又是一瓢冷水泼醒，吴生禅还是说是走亲戚的，否认自己是红军探子。自卫队得不到口供，无法向上司交差，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只得再求助于酷刑，用竹签钉吴生禅的指甲缝，一根根钉进了十个指甲，剧烈的绞痛使吴生禅咬破了嘴唇，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吴生禅的双手血肉模糊，高叫一声又昏过去了。自卫队的种种酷刑都失败了。第三天，自卫队把吴生禅押到新春田桥区公所。后来，通过吴生禅的房叔、国民党地方绅士吴正策具保出狱。自卫队将打得遍体鳞伤的吴生禅拖出区公所牢门。吴生禅想站起来，只见双手被血壳包住，不见手指，青肿的双腿疼痛得无法站立，他就用手爬，一步一个血

印。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爬回家，要活下去！他终于爬到太湖县玉珠和蕲春县田桥交界的山埂上，被家乡的熟人看见背回了家。

第三次被捕

一九四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吴生禅在通讯联络的途中，不幸在湖北英山县杨树湾又被捕了。吴生禅心想：这是第三次落到自卫队手中，敌人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自卫队的酷刑是领教过不少了，只不过就那么回事，只是军民联合办事处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没完成，自己要争取活下去，和敌人兜圈子。好在敌人同前两次一样，并没有掌握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证据。吴生禅想到这，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乡公所自卫队队长对吴生禅的审讯开始了。吴生禅说自己是太湖县玉珠畈庄户人家的庄家佬，到英山县卖土货，做点小生意好回家糊口。敌人威逼说：“我们已得到证据你是共党分子，你要交出是谁派你来的？任务是什么？同伙是谁？还有哪些人是共党分子？”吴生禅答道：“共党脸上没挂招牌，我这个庄家佬哪里认得。叫我讲，除你们外，都有点象共党。”敌人问不出口供，只得施毒刑。他们先用锡蛇（用锡管做的绳子）将吴生禅捆紧，然后向锡管里灌开水。锡蛇吃进吴生禅的皮肉里，烫得吴生禅昏死过去。敌人用冷水泼醒，又问。还是那句“不晓得”三字。敌人又用烧红的铁菱角摆在地上，两个打手将吴生禅按住跪在上面，顿时膝盖上皮肉烧得油烟直往上冒，吴生禅眼冒金花，高叫一声昏了过去。敌人再用冷水浇醒后，吴生禅大骂国民党自卫队欺压无故百姓。敌人更加恼羞成怒，将烧红的铁椅子搬来，把吴生禅按坐在铁椅上，吴生禅“呸呀”一声，又昏了过去。

整个屋里充满了皮肉烧焦的油烟味。吴生禅的膝盖与屁股已烧脱一层皮。敌人又用冷水将吴生禅泼醒。吴生禅慢慢睁开眼睛，觉得自己好象是躺在刀尖上，耳边隐约听见自卫队长逼问口供的魔鬼似的嚎叫声，吴生禅从牙缝里挤出的还是三个字：“不晓得。”

一个星期后，敌人对吴生禅第二次审讯。吴生禅回答的还是与上次一样。敌人无法向上司交差请赏，吴生禅已被折磨得生命垂危，不能用大刑，他们就用烧红的烙铁烧吴生禅的肛门。肛门被烧开了，吴生禅再无力高喊，绞心的疼痛，也只能发出细微的“哎哟”声，可口供还是“不晓得”三个字。最后敌人残酷地用红烙铁烫吴生禅的嘴。吴生禅的嘴和舌头都被烧焦了……

英 勇 就 义

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的严重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推行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政策，加紧了对赣太边根据地的封锁和围困，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太湖县玉珠畈的自卫队、乡公所用“五户连坐、十户具结”的手法捕捉我党交通员吴生禅，威逼甲长祝忌禄到处查访吴生禅的踪迹。八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明星高照，玉珠畈的自卫队带着甲长祝忌禄和吴生禅五户内的叔吴金和、侄吴储得到沙河乡的刘山一个屋场捉吴生禅。吴生禅正在一个农民家的澡盆里洗澡，来不及跑，被抓住了。吴生禅又受尽了敌人的各种毒刑，但始终没有泄露一句党的机密，连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未泄露。敌人无可奈何，就在玉珠畈杀害了吴生禅。当地的人们看到，吴生禅奔赴刑场时，神态好似回家一样镇静。他向四野环顾了一番，眼睛里充满了告别亲人，告别故乡，告别党的